

1110

天台文史資料

(第二輯)

天台县政协
文史资料

研究委员会编

天台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(王以仁专辑)

天台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

目 录

郑伯奇论王以仁.....	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、小说集导言》节录.....	(1)
打听诗人的消息.....	郁达夫 (3)
怀以仁.....	王任叔 (7)
关于王以仁其人及他的诗歌和小说.....	许 杰 (12)
王以仁的幻灭.....	许 杰 (36)
王以仁外集序.....	许 杰 (83)
读者来信照登.....	(89)

郑伯奇论王以仁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，小说集导言》节录

王以仁和创造社的关系，我不大知道，他的遗著（大约可以称为遗著吧）《孤雁》又编在文学研究会丛书之内；但他的思想，他的作风颇和创造社同人相近。在《孤雁》的《代序》上，他自己曾明白地表示过：

“你说我的小说很受达夫的影响；这不但你是这般说，我的一切朋友都这般说，这是我自己也觉得带有达夫的彩色的；而且我在《流浪》那篇小说里面，写到在旅馆中经过困难的情形，竟然毫不留神的写了一段和达夫的《还乡记》中相同的事情。”他又说：

“仿佛是达夫说过的，——我又提达夫来了，这是我的嗜痂之病呢。——孤单的凄清就是艺术的酵素；仿吾说，艺术是因为反抗这种孤单的凄清而生出来的。我觉得他们的话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”（我的供状）只就这两段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倾向，他的作风了。所以我觉得应该将他选入这部集子内面。

他的小说集《孤雁》，包含着六个短篇，完全是书翰体，都是写给经三（不知是不是将经三先生）的信。据他自

己说：

“我的几篇不成材的小说便是我们幻想被现实打碎以后飞下来的水点。（中略）《孤雁》的事实，你猜说是我自己的事迹，我就承认是我自己的事迹吧。在前年暑假出来的时候，我实在是穷得这般利害的。《落魄》的事实却不是我自己的事迹了。不过写《落魄》的时候，我的心的确是非常的难受的。（中略）《流浪》和《还乡》是幻想着失业以后在外面飘泊着的情形；《沉緬》是幻想着回家以后在家中沉溺于酒精和赌博的堕落生活；结束的一篇《殒落》便是写到临死的情形了！在这六篇作品之中，我自己以为是有一贯的线索可寻的。KP君，假如我的命运到了最恶劣的地步，我的幻想的结局，怕就是我真正的结局了！”（同上）

“真正的结局”究竟怎样，可怜竟没人知道：不幸的作者以后就失踪！

这六篇作品之中，《流浪》和《还乡》两篇最深刻而又有真实之感，《还乡》的心理描写尤见成功。我选取了《流浪》，因为这可以代表他的整个倾向。

摘自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三集·导言》

打听诗人的消息

郁 达 夫

死了的人，总是好人，死者的遗稿，总是杰作。近来上海有许多人，在介绍白采的生平和他的诗歌小说，我也很抱同感，因为白采的死，的确是可怜得很，是值得同情的。同时北京也有许多人，在吊刘梦苇，忆刘梦苇，怀刘梦苇，我也为他伤心，因为他死得太年轻，若是不死，将来的成就，或者是很大很大，可以敌过西欧的许多诗人的。这两位诗人，死的是确死了，哭他们的人，也是无泪不洒了，现在只有一位天台诗人王以仁，出家已及半载，生死未卜，而吊他怀他，打听他消息的人，只有一个许杰。以仁大约是交游不广，习气太深，所以他出门六七个月，社会上仿佛是已经可以不再要他来充四万万数目里边的一个的样子。我与他，本来有一面之识，并且和他两位朋友许杰和陈震也很熟悉，所以在此地，很想怀一怀他，来打听他一个下落。

据他自己说来，他对于我的文章，颇有嗜痂之癖，现在我这里写文章纪念他，追怀他，由神经过敏的人看来，不免要疑我在自吹自捧，然而实际上，我对于我自家的作品，最不满意。对于模仿我的文章的人，我心里虽是爱护他们，但实际上对于他们的作品，或者比对于自家的，更要不满意一点。这一点心理，请大家翻开英国小说杂论家HG. Wells一

这一位先生的作品，我是不欢喜的——序G. Gissing的崇拜者Frank Swinnerton的小说Nocturne的一段短文来看的时候，就可以明白。Wells的作品，我虽则不喜欢，但他做的那一篇序文，却赤裸裸地把老作家导引新进作家的心理写出，当时我读了很觉得感佩。区区小子当然不敢以老作家自居，以年龄和成就的工作说来，我们都还是在门外的学习者，而以仁也不必要我来推荐，他的真价，早已有人认识了，可是在互吹互捧很流行的现在中国文坛上，这一点也不得不预先留意，特地申明。

废话说完了，再来说正经的事情。王以仁的和我相见，是在去年的春季，——或者以前也已经见过，但记不清了——他的面孔，黄瘦象一张营养不良的菜叶，头发大约有好几个月不剪了，蓬蓬的乱覆在额前。穿的是一件青洋布半新大褂，样子很落拓，但态度很骄傲。当时我也不晓得他对我有没有敌意，不过一种Affectation的气焰，却盛不可当。我平时对人，老有一种自卑狂，心里总在怦怦跳着，所以看了他这一副样子，一时竟面红耳赤，说不出话来。后来谈了半点钟天，他告辞走了，我送他到门前，一看天色灰暗，仿佛将要下雨的样子，心里倒为他担忧不少。在此地，我又要申明一句，长虹在《狂风》上仿佛在说我，说我外恭内矜，这实在是他的偏见。因为我久惯疏懒，见了人之后，每容易忘掉，但在对面的时候，却还有满腔的热情在胸中沸涌，可以肝胆相照，可以忘年忘礼，不过这一种热情，在一二日之后，就要消灭，所以有许多见过我几次的小朋友，都说我第一个印象很好，以后便愈见愈糟。那一天我送以仁出去，看了暗沉沉的天色，的确为他担忧不少，可是过了几天之后，我老实说，也完全把他丢在脑后，把他忘了。

暑假中，我又因南行之便，在上海住了几天，这时候就遇见了许杰，他把以仁一个月前头，因为失业失恋的结果，穿了一件夏布长衫，拿了两块洋钱，出家匿迹的事情，告诉了我。并且托我到广州后，也为他留意，打听打听他的消息。我到广州以后，不意中遇见了陈震，他说以仁的确是死了。

这一回回到上海来，又遇见了许杰，并且看见了他在一个小周刊上探访以仁的下落的Sentimental的广告，我一时也觉得心动，颇想帮许杰找找这一位生死未卜的诗人。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，曾经在报上看见过一个寻人的广告，词句很短，但很有效力，原文是“三弟！你回来！事情已经解决，娘在哭你。兄某某启。”这一个广告，登了两天，就不见了，所以我猜想这一位三弟，一定是见了这广告而回到他的老娘身边去了。我想到了这里，就想教许杰到《申报》或《新闻报》去同样的登登广告看，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，或者以仁不至于天天在看报，并且我和许杰，都是很穷，不能为他出这一笔广告费，所以末了又只好暂且搁起。

现在上海发生了空前的大屠杀，有许多人在路上行走，无缘无故的会被军人一刀劈死。甚而至于三四岁的小孩，因为在街上抢看了一张传单，就会杀头。剪发的女子，一走到中国地界，她们的脖子部会被大刀剪掉。所以报上，又有许多寻人的广告出现了。我看了这些寻人的广告，就又想起了以仁。他的生死，虽则未卜，虽则有人证据确凿的在说他死了，但我们总想寻寻他看。就比如有许多住在上海界限的老母贤妻，亲朋戚友。在盼望他们的很柔和而从来没有犯过法的儿子男人朋友的回来一样。听说这一次在上海无故被军人

屠杀的二百多平和的市民，都是身首分离，不能分辨的。可是以仁并不在上海，即使是死了，也应该有人认得他出来，若有人能够把他的行动或死所，详细的报告报告我，我纵没有几百块的酬金给他，但我想至少至少，有他老母的两滴眼泪和我与许杰的一回很热烈感谢，可以献给这位报告我们的先生，以后永远和他结为朋友。或者以仁，你自家看见了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也请你写个信来，好教大家放心。你的诗《落花曲》，我在此地为你发表了，你若还没有死，我以后还要请你做稿子哩！

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

怀 以 仁

王 任 叔

让我莫作凄咽之梦吧！
归来乎，以仁！

我何尝不咒心这现实，
但黄梅的小雀，
只能栖息于青菁之间，
作一度之叹息。

不信不孤鸿之远涉苍冥，
竟抱着如许的负创之心；
天海云岛之间，
不是人间的苍林，
稻粱之不能饱，
丛叶之不能蔽隐，
悲哉！你将何以为生？

便是残冬之将死，
也吐露些新春之消息；
你固羡慕北风的威权下，

酝酿你白雪之艺术，
新生活之创造，
将砥砺你伟大之成绩，
但期待着的心，
已如火山之喷裂！

受不住人海波涛之冲激，
偏奋勇地向黄海洩去，
人间固掙不到同情，
海底岂能打着明珠，
问打网的渔翁，
失望中有痛苦之诗趣？

我难言之创痛，
已付诸融融之烈火；
骷髅在红火中舞蹈，
默唱着无言之歌；
这美妙的赞颂，
是我生命之复活。

归来乎，以仁！
理想之王国，
是建筑于沙滩之上；
潮过后之废墟残迹，
宣告现实之面相。

自非百炼之金刚，

那容苦痛之剥击；
残杯与冷炙之中，
潜伏着无限的酸辛与叹息；
为你，我怕行过街角，路旁；
见残破，朽败，非人之形相。

便冷守着一丸山月，
听千丈岩之飞瀑震响，
摩挲着化龙之古松，
妙坐于峻崇的妙高台上；
对善炉上的香火缭绕，
烧去你无限幽冤悲痛；
看残阳向林梢浸落，
带去你青年时代的光荣；
这沉长萧条之时光，
曾一念你昔日之种种？

几百次的黑旗招展，
几百次的徘徊不前；
有一分的哀怨，
有一分的眷恋；
我终于不敢高唱《恶魔》，
来作人间的游魂。

便让《殒落》作你的预言，
但何处寻求你事实的例证？
岂千古含怨悲鸣之汨罗，

今复重见于海门？

归来乎，以仁！
莫长此沉沦；
人生的残书，
正待尔来完成；
这一部之失败，
岂搁笔而深隐？
你艺术之良心，
将叱你懦怯与无灵。

况藐姑射山上之处子，
已转她胸中之冰激，
为涕泪之滂淋；
你失去之黄金，
重闪着灿烂之释明；
一度的怆痛，
一度的欢欣；
算了吧，这喜剧之终演，
莫让她凝成了化石之精灵。

我自知于人生无所逃避，
况芸芸的众生，
正沉沦着，火热而水深；
要将这怯弱的心灵，
平担些人间之苦辛；
葬埋了我这之“小我”，

决襄帷向地狱前征，
莫再让我萦心于这凄切之梦，
归来吧！以仁……！

关于王以仁

其人及他的诗歌和小说

许 杰

文学研究会会员王以仁，是诗人，也是小说家。他的失踪、自杀，距离现在，已有半个世纪以上了。他曾经在中国文坛上发生过一定的影响。在这里，仅就我所知道，而且还能记忆得起的有关王以仁其人和他的一些作品，作一个简要的介绍，提供文学史研究者的参考。

一、王以仁其人——王以仁小传

关于王以仁其人，以及他的失踪和自杀的经过，我曾经写过一篇《王以仁的幻灭》。文章太长，这里不再抄用。为了使读者明了王以仁之为人，我另写了一篇王以仁的小传，原文如下：

王以仁，字盟鸥，浙江天台人，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。他一九〇二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大家庭里，父亲是一个中学的手工、数学教员，为人比较老实，每受同族的欺侮。以仁自幼强于记忆，又富于感情，尝暗下决心，要努力为学，重振家业。他对古典文学，曾下过一番功夫，有些诗词，皆能上口背诵。一九二三年暑后，来上海教书，致力于现代文

学，开始以语体文从事写作；从一九二四年以后，不断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，在《小说月报》及各种杂志刊物上发表，引起文坛的注意。一九二六年夏秋间，年仅二十四岁，为了失恋，以致失踪，实为文坛之一损失。以仁失踪以后，其友人郁达夫，作《打听诗人的消息》，王任叔作《怀以仁》，许杰作《秋夜怀以仁》，均深致怀念，但皆不得其消息。最后，只好从各方推断，证明他从台州出走，在海门开往上海之轮船上，跳海自杀。以仁死去以后，其所著《孤雁》一书，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。该书包括《孤雁》等六个短篇，以作者自我抒情口吻，用书信体形式，致书其朋友蒋径三所组成。这六个短篇，分开来，则自成起讫，各自独立成篇，自有一个中心，一个主题；合拢来，则故事前后衔接，脉络相通，成为一个完整的中篇。书中故事，写一个青年，因为失业和不合时宜，到处流浪，满腹抑郁牢骚，返回家乡，终因沉湎于酒精赌博，以致吐血而死亡。这一故事实属虚构，但其精神与思想感情，却甚为真实，为他自己对于当时社会深切体会的反映。以仁死后之二年，许杰及其友人，收集其遗作及未完成的残篇，编成一个集子，由许杰写了一篇长序，历叙其为人及其恋爱、失恋、失踪以至自杀之经过，题名《王以仁的幻灭》。关于王以仁短短的一生，可于该文中窥见一斑。王以仁从事文学创作，前后不满三年，但为中国文坛，作了一定的贡献，假使不是走错道路，自戕夭折，以他的才能和努力，当有更大的成就，实无疑义。惜哉！王以仁的小说风格，深受创造社郁达夫的影响，在五四初期，从反帝反封建的角度上，于动摇旧社会的顽固统治，起了一定的作用。他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，但在创作流派上，却更接近创造社同人。其后，郑伯奇